

克里斯蒂

赵大茂

华夏出版社

# 波罗探案集

## “西方之星”的遭遇

在波罗的窗前，我懒洋洋地望着下面的街道。

“真奇怪，”我低声脱口而出。

“什么事，我的朋友？”波罗坐在椅子上平静地问。

请你推断一下，波罗，你听我说。这儿有位年青女士，戴着时髦的帽子，穿着华贵的皮大衣，正在缓慢地走过来，一边向上面的房子张望着。她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正被三个和一个中年女人钉梢哪！他们现在遇到了一个跑腿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正在那位年青女士后面对她指指点点。要演什么戏呢？也许这个年青女士是个坏人，这些钉梢的人是侦探，他们要逮捕她吗？也许这些人是坏蛋，正想袭击无辜的人。你这位伟大的侦探是怎么认为的呢？”

“作为一个伟大的侦探，我要象往常一样选择最简单的方案我的朋友。我还是亲自站起来看一看。”他说着就来到窗边和我一起往下看。

立刻发出一阵格格的笑声，似乎感到十分开心。

象往常一样，你说的事总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这是玛雅拉小姐，她是个电影明星。被一群认出她来的崇拜者围着，而且，顺便说一句，我亲爱的黑斯廷斯，她自己也是完全一点的。”

笑了。

“这么说我是故弄玄虚了，可你也没什么了不过就是认出她来了。”

“确实是这样，可是我问你，你在银幕上见到有多少次了？我亲爱的。”

我想了一想。

“大概10次了。”

“而我呢，我只见到过一次。我能认出她来，你却不能。”

“可是她看上去完全和银幕上不一样啊。”我有些泄气回答道。

“噫！真蠢！”波罗叫道。“你以为她会戴着一顶牛仔帽，穿着脚，披着一缕缕鬈发，象个爱尔兰女人那样，在伦敦的街上散步来炫耀自己吗？你老是只看表面！你还记得那个舞瓦莱里·圣克莱尔的案件吧！”

我耸了耸肩膀，感到有点儿恼火。

“你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的朋友，”波罗平静下来说道，“可能每个人都象我赫尔克里·波罗那么聪明，这一点我自己道得很清楚。”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你是最能自我吹嘘的了！”我嘲心里又恼火又好笑。

“那么你又是怎么看的呢？当一个人是个凡夫俗子时，自己就能知道这一点，而且别人也会同意这种评价。如果有弄错的话，甚至玛丽·玛维拉小姐也是同意这种评价的。”

“你说什么？”

“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她现在正要到这里来呢。”

“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很简单。这条大街不是贵族居住区，我的朋友。这

“走红”医生，也没有走红的牙医。甚至连一个专卖时髦女帽的商号都没有。但是这里住着一位走红的侦探，正好是我的朋友，的确如此，我已经成为一个时髦人物，是我明白！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怎么回事？你丢失了制笔盒吗？那你应该去找那个矮个子比利时人。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人。人人都去找他。去吧！’于是他们就来成群地来啦，我的朋友！他们带着最愚蠢的问题来啦！”下响起了一阵门铃声。“我说什么来着？玛丽·玛维拉小姐来

象往常一样，波罗又说对了。过了一会儿，那位美国电影星被引了进来，于是我们都站起身。

玛丽·玛维拉无疑够得上是银幕上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她近才和丈夫一起来到英国的。她的丈夫格雷戈里·B·罗尔是电影演员。他们大约一年前在美国举行了婚礼，这是第一次到英国来。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几乎人人都对玛丽·玛维拉发了狂，对她那华丽的服装、昂贵的皮大衣和价值连城的首饰，都无比羡慕。其中最令人垂涎三尺的一件珠宝首饰，是一块被取名为“西方之星”的巨大钻石，这个名字和它的价值很相称。对于这块著名的钻石，有过许多虚虚实实的报道说它的保险金额居然高达5万英镑。

我和波罗一起会见我们这位漂亮的女主顾时，所有这些印象都迅速地闪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玛丽·玛维拉小姐身材苗条，长得很漂亮，看起来象小女儿，有一双孩子般纯洁无邪的大眼睛。

罗拉出来一把椅子请她坐下，她坐下后就开始说明来

这

“您也许会认为我非常愚蠢，波罗先生。昨天晚上，<sup>秘密</sup>爵士告诉我，您非常精明地查清了他侄子死亡，<sup>手</sup>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助。我敢说，这只不过是一无是格雷戈里这样说的，但是这事使我烦恼极了。”

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波罗看着她，用目光数去。<sup>极</sup>

“请往下说吧，夫人。您要知道，我还没有听明白哪！”

“这就是那些信。”玛维拉小姐打开手提包，取出三封给波罗。

波罗把这些信拿近，仔细地看。

“这是廉价纸张，姓名和地址都是细心地用印刷体写信上这句话是：

“这颗巨大的钻石，是神的左眼，

当他来到的时候，必须归还。”

第二封信是同样的内容。而第三封信，则更加明写道：

“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了，但是你没有照办。现在从你那里取走钻石。在月圆的时候，作为神的左眼的两颗钻石，必须归还。专此。”

玛维拉小姐解释道：“我把第一封信当作是一个玩笑。接到第二封信的时候，我才开始感到惊讶。第三封信是接到的，它对于我来说是太突然了，似乎事情要比我所更为严重。”

“我看这些信并不是邮寄来的。”

“的确不是。这些信是由一个中国人送来的，所以我害怕。”

“那又为什么呢？”

“因为送信的是在旧金山的一个中国人，3年前，格雷戈正好是从他的手里购买了这颗钻石。”

“我明白了，夫人。您大概是认为这颗钻石就是被称为是……”

“被称为‘西方之星’的那颗钻石，”玛维拉小姐接着说，是喜这么一回事。与此同时，格雷戈里也想起一些事，涉及到这颗钻石，但是那个中国人并不打算向我们提供任何信息。格雷戈里也说他自己害怕得要命，想赶紧摆脱这件事。他只想取原价的十分之一的钱。这颗钻石是格雷格送给我的结婚物。”

波罗沉思着点了点头。

“这件事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传奇故事。而谁知道这件事呢？劳驾，黑斯廷斯，把我那本小年历递给”

我照办了。

“我们来看看吧！”波罗一边翻着书一边说，“月圆的时候在哪一天呢？哦，是星期五。那就是说，还有3天的时间。巴，夫人，您既然找我帮忙，那我就尽力而为吧！这个美妙的事可能是一个骗局，当然也可能不是。所以我劝您把钻石暂给我保管，到下星期五为止。然后我们再进一步采取我们都满意的措施，您看怎么样？”

波罗脸上掠过一丝阴云，她很勉强地回答道：“我想”  
“我是不”“

波罗导名 “您来了吗？”波罗将眼睛眯成一条缝盯着她问道。  
“……” 这女士犹豫了一下，然后伸手到她衣服的齐胸处，

拉出一条细长的项链。她倾身向前，张开了手，在她手心里放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用白金精致地镶嵌着，向我们闪烁着。波罗发出长长的嘘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真是了不起呀！”他喃喃地说。“请允许我看一看，夫人可以吗？”他拿起这颗钻石，放在手心里，着了迷似地仔细看一看。然后向她微微鞠躬，将钻石再放回她的手里。“这颗极为珍贵的钻石，毫无瑕疵。啊，真太妙不可言了！而且它还随身携带着，是这样吗？”

“不，不是这样，波罗先生，我实际上是很小心的。我都是把它锁在首饰盒里，然后把首饰盒存放在旅馆的保险柜里。我们住的是那家‘华丽饭店’。您要知道，我今天是专门来给您看的。”

“那么，我想您是愿意把它留下来交给我保管的，是吗？愿意接受波罗爷爷的劝告吗？”

“噢，您瞧，是这么回事，波罗先生。星期五那天，我们到亚德利猎场去，我们将要在那里和亚德利爵士和夫人一起住几天。”

她的话唤起了我记忆中的巨大反响。过去有过一些闲话，现在又怎么说呢？几年以前，亚德利爵士和夫人曾访问美国。谣传说：由于结交了一些女朋友，他的贵族领地已不多快挥霍光了——但是肯定还有更多的闲话。有些闲话将亚德利子爵夫人的名字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电影明星名字联在一起的——呃！我突然想起来了，当然这不是别人，正是格雷戈里·B·罗尔夫。

“我将让您知道一个小小的秘密，波罗先生，”玛维拉继续说，“我们和亚德利爵士已经达成了一——我们想

在他的世袭领地上拍摄一部影片。”

“在亚德利猎场？”我感兴趣地叫道。“啊，它是英国的一个游览胜地。”

玛维拉小姐点点头。

“我记得那的确是个古老的封建庄园。但是他开价相当高，以致我不知道这笔交易是否还能谈成。不过格雷格和我总是喜欢把交易和娱乐结合在一起。”

“可是——恕我冒昧，夫人——是否尽可能不带这颗钻石去亚德利猎场作客？”

这时玛维拉小姐的眼睛射出精明冷酷的目光，这和她的孩子似的面容很不相称，简直象一个老练的生意人。

“我想带着它去那里。”

“一定是这样，”我突然说：“在亚德利的收藏中有一些很贵的珠宝，其中也有一颗大钻石吧？”

“是的，”玛维拉小姐简短地说。

我听见波罗低声地咕哝着：“啊，好象是这样。”然后，带着种在击中靶心时——他用心理学名词加以夸张——他常有神秘的神态高声说道：“那么你们无疑已经认识亚德利夫人或许您丈夫也认识她了？”

“格雷戈里是在她3年前西行外出时认识她的，”玛维拉小姐说道。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又加上一句：“你们二位对《社交闲谈》吗？”

我们两个人都很惭愧地点点头。

“我问你们这一点，是因为在本星期出的这一期中有一报导名贵珠宝的文章，而且这篇文章确实令人很感好……。”她突然停止了谈话。

我站起来，走到房间另一边的桌子前，手中拿着刚才提到的报纸再走回来。她从我手里接过报纸，找到这篇文章，开始高声朗读：

“……其他著名的宝石当首推‘东方之星’，那是亚德利家族所拥有的一颗钻石。是亚德利爵士的一位祖先从中国买回来的。而且据说这颗钻石还有一个传奇故事。按这个故事的说法，这颗钻石曾经是一个大佛的右眼。另一颗钻石的尺寸和形状跟这颗完全相同，是大佛的左眼。故事也提到了另一颗钻石，说过一段时间它也将被盗。一眼去西，一眼去东，直到它们再次相聚，于是它们胜利地回到神的那里。据说，现在还有一颗钻石跟上述钻石一模一样，它被称为‘西方星’或是‘西方之星’，它是著名的电影明星玛丽·玛维拉小姐的财产。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若将两颗钻石放在一起比较，将是令人很感兴趣的。”

她停住了。

“真了不起！”波罗喃喃地说。“无疑是一篇最好的传奇。”他转身对玛丽·玛维拉说道：“您不害怕吧，夫人？您不会感到恐惧吧？您不怕让这两个暹罗双生子会面，引出一个中国人来吧？他说变就变，象魔术一样，把两颗钻石都突然抢走带回中国。”

他的声调充满着嘲弄，但我象看到一股严酷的暗流潜伏其中。

“我不相信亚德利夫人的钻石能比得上我的。无论如何，我要去看看。”

我不知道波罗还想说些什么，因为这时门突然打开，一个仪表堂堂的男人走进了房间。从他那波浪式拳曲的黑发和漆皮靴尖来看，他真象一个浪漫故事中的男主人公。

“我说过我将为您到处拜访，玛丽，”格雷戈里·罗尔夫说道，“所以我来到这里。好吧，波罗先生对我们的这个小问题怎么说？是不是也象我一样认为只是一个大骗局呢？”

波罗对这位大演员微笑着。他们两人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比。

“不管是不是骗局，罗尔夫先生，”他干巴巴地说：“我已经劝告您的夫人不要在星期五那天带着她的钻石到亚德利猎场去。”

“我对这点和您看法一致，先生。我已经对玛丽说过了。但是您看到了，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我想她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妇女在珠宝首饰方面胜过自己。”

“胡说，格雷戈里！”玛丽·玛维拉严厉地说，她气愤得涨红了脸。

波罗耸耸肩膀说道：“夫人，我已经劝告过您了。我无法再说什么。到此为止。”他向他们两人鞠躬告别并送他们到门口。

“啊，好啦，好啦，”他目送着他们，然后回过头来说道：“女人的故事。这位好丈夫击中了她的要害——他到底还是不老练，确实不够老练。”

我把我的模糊记忆告诉了他，他频频地点头说：“我想也是这样。反正都一样，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如果你不反对，我的朋友，我想出去透透气。你要等我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

当房东太太敲门的时候，我正坐在椅子上处于半睡眠状态，她把头探了进来。

“又有一位女士来找波罗先生，先生。我已经告诉她波罗先生出去了，可她说她愿意等着。我看她好象是从乡下来的。”

“哦，领她到这儿来吧！默奇森太太。或许我能对她有些帮助。”

过了一会儿，这位女士就被领了进来。当我认出她时，我的心猛跳了一下。亚德利夫人的像片在上流社会报纸上出现的次数太多了，不可能认不出她来。

“请坐下吧，亚德利夫人，”我为她拉出一把椅子请她坐下，说道：“我的朋友波罗先生出去了，不过他很快就会回来。”

她道了谢，然后坐下了。这个女人属于跟玛丽·玛维拉小姐截然不同的类型。她身材高大，头发乌黑，目光闪烁，有着一张苍白而骄傲的面孔，但嘴角的曲线显出正在渴望些什么。

这时我感到一种愿望在我心中升起。为什么不呢？当波罗在场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困难——我不能充分表现自己。无疑我也具有推断能力，而且水平不低。我突然冲动地倾身向前。

“亚德利夫人，”我说：“我知道为什么您会到这里来。您已经收到了关于钻石的恐吓信。”

我脱口说出的话无疑打中了她的要害。她张着嘴看着我，脸上几乎失去了血色。

“您知道了？”她气喘吁吁地问道。“怎么回事？”我笑着说：“完全是用逻辑推理的办法知道的。假如玛丽·玛维拉小姐已经收到了恐吓信……”

“玛丽·玛维拉小姐？她到过这里？”

“她刚走。我刚才说过，假如她作为一对钻石中一颗钻石的持有者，接二连三地收到神秘的恐吓信。那么您作为另一颗钻石的持有者，一定会收到同样的恐吓信。您看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那么，我是对的了？您也已经收到了这些奇怪的信件了？”

她迟疑了一会儿。虽然她怀疑我是否可以信任，但后来还是微笑着低头表示同意。

“是这样的，”她承认道。

“恐怕您的信也是经过一个中国人送来的吧？”

“不是，是邮寄来的。但是，请问，难道玛丽·玛维拉小姐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吗？”

我向她重述了上午发生的事情。她专心地听着。

“那就对上了。我的信是她那封的复制品。这些信确实是寄来的，不过信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有点象香的气味，它立刻使我想起了东方。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摇摇头说：“这就是我们所要弄明白的。您随身带来信了吗？我们可以从邮戳看出些什么。”

“很遗憾，我已经把信销毁了。您要知道，当时我把这些信看成是一种拙劣的玩笑。那些中国人真的想收回这两颗钻石吗？这似乎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我们对这些事实进行了反复研究，但对这个神秘事件的解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最后，亚德利夫人站起身来。

“我不等波罗先生了。您可以把这些统统告诉他，行吗？太谢谢您了……”她迟疑地伸出手来。

“黑斯廷斯上尉。”

“当然啦！我真蠢。你是卡文迪什家的朋友，对吗？正是玛丽·卡文迪什让我来找波罗先生的。”

当我的朋友回来以后，我非常高兴地把他不在于时所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严厉地盘问了一番有关我们谈话的细节。我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他对于当时不在场不无遗憾。我也感到我这位亲爱的老伙伴至少是有些妒嫉。他一向摆出轻

视我的能力的姿态。我觉得他似乎由于找不到漏洞可以挖苦我而懊恼，我颇有些沾沾自喜，并努力掩饰自己的心情以免激怒他。尽管他有各种癖性，但我还是深深敬重这位古怪而又矮小的朋友。

“好吧！”他最后说道，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表情。“事态是会发展的。请你把上面书架上的《贵族名册》递给我。”他翻了一会儿。“啊，我找到了！亚德利……第十代子爵，曾在南非战争中服役，这倒不重要。‘1907年与尊敬的莫德·斯托普尔顿，第三代克特里尔男爵的第四个女儿结婚’……嗯，嗯，嗯，……‘生过两个女儿，一个生于1908，一个生于1910。……俱乐部……住地’……就是这些，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东西。不过明天早晨咱们就要见到这位大人了！”

“什么？”

“是这样。我已经给他打电报了。”

“我本以为你不想插手这件案子了呢！”

“我并不是为了玛丽·玛维拉小姐而插手的，因为她已经拒绝听我的劝告。我现在所做的事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使赫尔克里·波罗得到满足！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参与其事。”

“于是你就不动声色地给亚德利子爵打了电报，叫他赶快进城，只不过为了让你方便些。他不会乐意的。”

“恰恰相反，假如我能帮他保住钻石，他应当很感谢我。”

“那么你真的认为这个钻石会被盗走？”我急切地问他。

“一定如此，”波罗平静地答道，“事事都预示着会如此。”

“但是怎么样才会……。”

波罗作出一个手势打断了我的提问。

“请你不要再问了。别把我的心思搅乱。看那本《贵族手册》，你是怎么把它放回去的？你应该把最大的书放在上面书架上，把稍小一点儿的放在下一层，然后依次排好。我常常对你讲，那样才能有次序，有条理，黑斯廷斯。”

“好的，”我赶快答应着，并把那本使他不舒服的书放到应有的位置上。

看起来亚德利子爵象个愉快而又声音洪亮的运动员，脸色红红的，而且显得既风趣又和蔼可亲，明显地讨人喜欢，这就能补偿任何一类智力缺陷。

“波罗先生，这件不寻常的事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我妻子似乎是接到过某些古怪的信，而且好象那位玛丽·玛维拉小姐也接到了这种信。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波罗把那份《社交闲谈》递给他。

“首先，子爵，我想问问您这些是否是真的？”

这位贵族接过去看。当他阅读时，脸色因愤怒而阴沉下来。

“纯粹是胡说八道！”他气急败坏地说：“这颗钻石从来就没有什么传奇故事。我确信这颗钻石来自印度。从来没听说什么中国大佛的事。”

“可是，这个钻石被称为‘东方之星’。”

“就是这样叫又怎么样？”他怒气冲冲地说道。

波罗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他。

“我所要求您做的，子爵，是完全听我的。假如您能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才有希望解除这场灾祸。”

“那么您真的认为确实在这个荒诞的故事里有什么把戏？”

“您愿意按我说的去做吗？”

“当然愿意，不过……”

“好吧！那么请允许我问您几个问题。您所说的亚德利猎场的交易在您和罗尔夫先生之间是否已经谈妥？”

“哦，他把这事告诉您了，是吗？不，并没有谈妥。”他迟疑地说。他的砖红色的脸阴沉下来。“也许最好直说。波罗先生，我在很多方面常干些蠢事，我背了一身债，可是我想摆脱困境。我很爱我的孩子们，我想把事态扭转过来，以便我们能够老地方生活下去。格雷戈里·罗尔夫答应提供给我一大笔钱，这笔钱足以使我能重新挺起身来做人。我不愿意做这件事，一想到这些人在猎场到处游戏活动，我打心眼儿里痛恨，但是，我可能非这样做不可，除非……”他突然不往下说了。

波罗急切地看着他问道：“那么您还另有一条路可走，是吗？请允许我猜一猜。那就是卖掉这颗‘东方之星’吧？”

亚德利子爵点头说道：“就是这么回事。这颗钻石在我们家族里收藏好几代了，但它不是限定继承的。另外，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找到一个买主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哈顿庄园的叫作霍夫伯格的人正在着急寻找一个合适的主顾，不过他得赶快找到这个主顾，否则就要完蛋了。”

“请允许我再问一个问题。亚德利夫人同意哪一个计划？”

“啊，她极力反对我卖掉这颗钻石。她非常赞成那个拍电影的花招。”

“我明白了，”波罗说道。他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说：“您是要立刻回到亚德利猎场去吧？好的！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对任何人，记住——然后在今天晚上等着我们。我们将在5点过一点儿到达。”

“好吧，不过我不明白……”

“这并不重要，”波罗和蔼地说。“您会看到我为您保住了钻石，相信吗？”

“当然，不过……”

“那就照我说的去做吧！”

这位贵族完全给弄糊涂了，他满腹狐疑地离开了我们的房间。

我们到达亚德利猎场时是5点半钟，我们随着严肃的男管家穿过镶有围墙板的大门，壁炉中的木头正熊熊冒着火光。迎面是一幅精美的画，画着亚德利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这位母亲令人骄傲的黑发正垂向两个可爱的孩子。亚德利子爵则站得很近，微笑地望着他们。

男管家通报道：“波罗先生和黑斯廷斯上尉来了。”

亚德利夫人吃惊地抬起头来看着，她的丈夫迟缓地走上前来，目光象是在向波罗讨主意。这个矮小的人在这种场合是很能胜任的。

“真是太抱歉了！我这次来是因为要继续侦查玛丽·玛维拉小姐的事情。她星期五要到您这里来，难道她不再来了吗？我来此做一次短途旅游主要是确认一切是否安全。其次我也想问问亚德利夫人是否将她收到的信上的邮戳都收集起来了。”

亚德利夫人摇头表示遗憾地说：“很抱歉，我没有这样做，我真太蠢了。你看，我从来没把邮戳看得这么重要。”

“你们今晚要呆在这里吧？”亚德利子爵问道。

“啊，子爵，我恐怕要麻烦你们了。我们已经把行李袋放在

旅馆里了。”

“那没有关系。”亚德利子爵已经明白了他的暗示。“我们立刻派人去取。不，不……一点儿也不麻烦，我向您保证。”

波罗把自己装扮成被说服的样子，然后坐到亚德利夫人的旁边，并开始和孩子们交上了朋友。过了不久，他们就都一起嬉闹玩耍起来，而且把我也拉入了这个游戏圈子。

“您真是位好妈妈，”当孩子们很不情愿地被一个严厉的保姆领走的时候，波罗说道，并献殷勤地微微鞠躬。

亚德利夫人捋了捋她有些散乱的头发。

“我很喜欢他们，”她说道，声音有点蹊跷。

“您对他们……那当然了！”波罗再次微微鞠躬。

更衣铃响了，我们站起身来向我们的房间走去。就在这时，男管家走了进来，托盘上放着一份电报，他把它递给了亚德利子爵。子爵说了一句抱歉的话就将电报撕开。他看电报时，显得有些发呆。

他叫喊了一声，将电报递给了他的妻子，然后注视着我的朋友。

“等一下，波罗先生。我觉得这些事应该让您知道。电报是霍夫伯格打来的。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一位买钻石的主顾，这是一个美国人，他明天就要坐船到美国。他们今晚将派一个好朋友来看这颗钻石。哎呀！不过，假如这会碰到……”他说不下去了。

亚德利夫人已经转过身去，手中仍然拿着那份电报。

“我希望你不要卖掉这颗钻石，乔治，”她低声说道：“它在咱们家已经很久了，”她停了一下，似乎在等待着一声回答。但当没人回答她时，她的脸就沉下来了。她耸了耸肩膀说道：“我